

# 自由是什麼？

江河水



如是  
我思

自由的英文有幾個，其中一個是Liberty。對於這個自由，著名的劇作家蕭伯納曾說：自由意指負責任，這就是為何有那麼多人懼怕自由的地方。看看現今的香港，示威者口裏說爭取的自由？如果是真自由，那麼，為何我們卻見不到一絲絲的責任心？沒有責任心的自由，是什麼樣的自由？是妨礙了幾百萬市民出行的自由，是妨礙了幾百萬市民購物的自由，是妨礙了幾百萬市民乘搭交通工具的自由。這就是示威者要爭取的自由？太令人害怕了。

更甚的是，示威者不讓別人說出反對理由的自由，更以暴力對付那些說反對聲音的民眾。這就是示威者要爭取的民主自由？已經去世的英國幽默作家兼新聞工作者艾倫·柯恩(Alan Coren)曾說：民主包含選出一個獨裁者，之後這個獨裁者就會說出選民想聽的話。這就是香港示威者要的選擇自由？從示威者的表現觀察，除了他們想聽的話之外，別的話都聽不入耳，如果答應了他們的要求，選出的顯然就是一個獨裁者了，因為那個人只會說他們想聽的話而已，不說他們想聽的話，他們就不會選擇他。而且在示威的遊行加暴行中，我們看到的是只有他們說話的自由，其他人都要收聲。那麼，幾百萬市民能在暴力下有選擇的自由嗎？

Liberty這個英文，還有別的含義，比如失禮就是其中之一。中大學生對校長瀟灑錢，就是大大失禮的所謂

自由了。如果再加上英文「處於某種狀態之中」的at字，乍看之下at liberty好像說的是在自由的狀態下，但實際上的解釋卻是失業。試想想，在香港的所謂爭取自由的狀態下，如果任由暴力再演變下去，多少人會面臨失業的狀態？更別說旅遊業工作者已經出現的失業狀況了。

歐美國家不是要限制假新聞的出現嗎？如果要完全的自由，那製造假新聞的人是不是他們的言論自由？那麼為什麼歐美國家都要設限，不讓那些製造假新聞躲在幕後，要找出他們的真實身份來加上懲罰呢？這不也是揭開面紗的方法嗎？那麼，為何要對香港實施的禁蒙面法說三道四呢？這是揭開暴力者真面目的方法之一啊，難道只可以讓香港的暴力分子隱身背後，但在歐美卻不可以？不然，說禁蒙面法實施會影響香港的言論自由，理由是什麼？理由只因為它出現在東方的香港而不是美國的紐約和英國的倫敦？

西方的智者早就說過，自由是一種權利，但極限是必須遵守法律。香港的示威者居然要無條件釋放施暴者，這是哪門子的爭取自由？智者又說，每個人都有自由，但必須要善良地、正義地和誠實地實踐。如今的香港示威人士，欺負不同意見的人是善良的表現嗎？對不同意見者拳打腳踢，是正義嗎？衝口而出地說自己是上街走走而已，不是去非法集會，那是誠實嗎？

還是那句名言說得好，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故宮  
建築

這座內閣辦公的小院目前尚未開放，但它緊依紫禁城的東南城牆，站在城牆上，從午門向東華門走，剛好可以俯瞰整個院落。院落裏綠草如茵，古木森然。我曾看見幾株柿子樹，在秋天日漸凋零的樹叢中格外顯眼，似乎期許着內閣的一切事務皆能「事事（柿柿）如意」。

明清兩代的許多內閣輔臣，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都是在這裏度過的。工作條件固然艱苦，但偶有閒暇，閣臣們也會飲茶作詩、對弈閒談，把肅穆的大堂變作怡情養性之所。明宣宗朱瞻基曾經偶然造訪這裏，正逢輔臣們正在下棋，便問：「怎麼聽不到落子的聲音？」臣答：「棋子是用紙做的。」宣宗笑道：「怎麼這麼簡陋啊？」第二天賜給內閣大臣們一副象牙棋。據說宣宗曾在大堂的中間位置坐過，七十多年後，到了弘治年間，他坐過的位置，大臣們仍不敢坐。

弘治時代轉眼就過去了，朱祐樞駕崩時，給兒子朱厚照留下的遺產是三個人，他們是劉健、謝遷、李東陽。

這也是弘治皇帝一生積累的最重要的政治遺產。

時人語之：「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

可惜新繼位的明武宗正德對這份遺產不

# 豹房「八虎」

祝勇

大感冒，倒對他豹房「八虎」情有獨鍾，須臾不願意離開。

豹房「八虎」其實是一個由宦官組成的政治集團。說到宦官，人們通常沒有好感。他們遭受閹割，不長胡鬚，嗓音尖利，不男不女。宦官制度是帝制的伴生物，有皇帝，就必定會有宦官；否則，宮殿內的一切事務都無法運作。因此，在帝制時代，宦官只是一種職業，是宮殿的附屬物。歷史上也有好的宦官，之前提到的張敏、懷恩就是如此。但後人記住的，更多的是那些不好的宦官，他們兩面三刀，兇狠狡詐，陷害忠良，威福凌人，人類幾乎所有的惡都集中在他們身上，宦官，幾乎背負了宮廷制度的一切罪惡。

但這所有的罪惡，首犯應當是皇帝，因為只有皇帝寵信，宦官才能橫行一時。宦官需要皇帝，皇帝更需要宦官，因為皇帝自降生的一剎，他們就與宦官打交道了。宦官侍奉他們吃，侍奉他們睡，他們成長的全過程都有宦官陪伴，而內閣裏的那些文官，皇子到了上學的時候才能接觸，因此，與文官比起來，宦官自然更加親近。對宦官的聲音、舉止、動作乃至氣息，他們都是熟悉的，更不用說宦官行事乖巧，會逗皇帝玩兒，不像那些文官閣員們書生氣十足，一天到晚給皇帝提意見，一如這正德朝的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正德登基不久就上疏批評他「

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時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鬥不祥之象，不可施於宮禁」，彷彿他們天生就與皇帝過不去，唯有宦官，意味着絕對的服從與忠誠。

前面已經說過，自從朱元璋廢了丞相制度，朝廷的政務就把皇帝的日子湮沒了。皇帝忙不過來，就要找人代替，他所找的人，一定是自己最信任的人。皇帝信任誰呢？自己的爹、自己的媽、自己的親生兄弟，皇帝都是不信任的，不僅不相信，有的甚至是競爭對手，因此弑父殺母、屠兄害弟的戲份，在皇家的歷史上都一齣一齣地演過了。皇帝最信任的人，只有宦官。因此，儘管朱元璋早就立下規矩，命人在宮門口立下一塊鐵牌，上書：「內臣（指宦官）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仍阻不住宦官地位的一再提升。明成祖設東廠，成化皇帝設西廠，大權都落到宦官手裏，不知不覺間，宦官開始染指帝國的政治、軍事、外交、司法等各個領域，以至於許多朝臣（如焦芳），見劉瑾都自稱「門下」。許多官員一見到錦衣衛的飛魚服、綉春刀，就會產生生理反應，渾身發麻，滿頭冒汗。《明史》上說：「緹騎四出，海內不安。」

（「內閣長夜」之三，標題為編者所加）

# 街頭獵客

黃秀蓮



HK  
人與事

到上環一家有名的老店買點涼果，小巷裏遇上小小的商業角力。

上環，是中環繁華之延伸，開發得特別早，在新時代中猶處處浮動着古韻，在舊氣息裏又洋溢着商機的活力。

那條街叫永吉街，街名古雅，命名者不知誰人，然而寄盼國泰民安的一番美意，百餘年後仍教訪客感動。街道和電車路成垂直，路面頗窄，窄得甚至似是步入巷弄，這也是舊區特色。路旁右邊都是墨綠色的鐵皮屋，高度一致，面積有大有小，攤子格局。獨立小戶，外貌一樣，行業各異，貨品從底到頂塞得滿滿，寸土都不浪費，或可見證當年政府給小販營生的發牌制度，亦可反映小販珍惜空間全力拚搏的精神。

街巷深深，走沒多遠，即見涼果攤。攤子無人，卻陳列了三數瓶王牌果品，玻璃瓶子大大的，銀色蓋子亮亮的，涼果滿滿的，還高掛起照片來介紹老字號的歷史，更以箭嘴指示新舖所在。這裝置可愛有趣，發揮宣傳及引路的功能。小攤已從三尺之地，擴充為店舖，飛躍了，成功了，正是無數香江故事之一。

復再前行，尋得新店，但見新派裝修，貨品種類形式，琳琅滿目。年輕女店員穿上制服，我把要買的

放櫃枱上，八達通一「嘟」立刻成交，充滿大城市的活潑節奏。折返原路，不免站在綠色小攤前多看幾眼，隔壁攤子的老婆子突然高聲把我叫住。

我愕然側過頭來看，她坐另一攤子旁，根本不是做涼果生意，「呢間只是賣個名，這些才好吃，泰國出的。」她下巴揚起，眼神示意，叫我望對面，對面店舖卻賣衣服，店面旁玻璃櫥櫃莫名其妙擺賣獨立包裝的涼果。她見我轉頭張看，眼神便聚焦我的動靜，我微微領首，卻不幫襯。

這婆子與幾步之外的涼果有何關係？為什麼如此熱情推介？箇中隱藏了什麼？不免惹起猜疑。貶低對手，自抬品質，做法令人反感。否定人家積累多年的名氣，偏又要緊緊依在名牌旁邊，只為撈去搶走慕名而來的客人。更何況，婆子隱藏了自己身份，絕口不提是老闆還是售貨員，反而以局外人的模樣，以無關利益的姿態，以提醒的口氣，以一番好意的心腸，掩蓋了路邊爭奪生意的意向。

至於雄壯的聲音，面對面近距離的推銷，是否奏效呢？我覺得既然是有目標地撒網，有計劃地捕獵，總有所獲的。而顧客之中，必有耳朵軟，心不定，易上釣的。涼果並不昂貴，中招而買錯了，損失雖然有限，但是人生遇到的逗惑、受到的悠蕩是無限的，又怎能不盡早學會趨避、抵擋呢？

# 中國機長：敬畏規則 敬畏安全 敬畏生命

石磊



自由  
談

萬米高空，駕駛艙擋風玻璃突然爆裂，副駕駛半個身子吸出艙外，面對零下四十多攝氏度的嚴寒和稍有不慎就機毀人亡的恐懼，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機組在機長劉傳健的帶領下，臨危不亂最終迫降成功，創造了中國民航乃至世界民航的奇跡。現在，這段驚心動魄的空中傳奇，被香港導演劉偉強改編成電影《中國機長》登上大銀幕。截至十月九日，《中國機長》上映十天票房二十一億人民幣。

《中國機長》首先是一部關於「人」的電影。這個「人」，首先自然是張涵予飾演的機長劉傳健。一般情況下，當飛機遇到緊急情況，機長負責控制飛機，副駕駛負責按照程序排除險情，同時與地面塔台保持聯絡，由塔台提供高度、航向等方面的引導，但川航3U8633的情況更為兇險：副駕駛大部分時間都被吸出艙外人事不省，駕駛艙內風聲太大與地面塔台失去聯絡。所以在那段長達三十多分鐘的危機時刻，背負着機上一百一十九名乘客和九名機組人員生命的機長劉傳健更像是一名「孤膽英雄」。好在機長劉傳健憑藉着空軍出身的過硬技術，憑藉着對「重慶—拉薩」航線上百次飛行積累下的經驗，手動控制飛機成功着落！事後公布的飛行數據，表明了他整個過程中三十六個手動程序全部都精準無誤，「英雄」之名，名副其實！

看過《中國機長》的人，一定會對袁泉飾演的乘務長畢月印象深刻，甚至有網民戲稱《中國機長》應該改名為《中國乘務長》。當機長在駕駛艙與死神搏鬥的時候，客艙中乘務長帶領着一眾空姐，也在與自己以及乘客心中蔓延的恐懼搏鬥。現實中，機長劉傳健在接受訪問時說：「第一時間我是非常



電影《中國機長》改編自機組人員空中脫險的真實故事 劇照

恐懼的，什麼時候恐懼忘記了？重新操作飛機，飛機開始回應我的動作了，就不再恐懼了。」機長把全部精神集中在操控飛機上，得以將心中的恐懼驅除，而客艙中的乘客沒有東西可寄託，面對雲端之上突如其來的意外，他們的心中只剩下無邊的恐懼。能幫助他們克服恐懼的，只有空姐。袁泉，應該說是劉偉強導演所選擇的最成功的一個演員，從某種意義上，她交出了一份比張涵予更出色的表演答卷。我還記得在劇烈的顛簸中，她坐在座椅上，深深吸了一口氧氣，然後盡力用冷靜的聲音進行安全廣播的畫面，她聲音中無畏中有一絲顫抖，她眼神中堅毅中有一縷恐懼，這是教科書級的表演，也是影后級的表演！

《中國機長》更是一個關於「規則」的故事。既然3U8633的故事被拍成了電影，就難免與同一類型的《薩利機長：迫降奇跡》(Sully)相比較。《薩利機長》同樣改編自真人真事，全美航空1549號航班起飛後不久，就由於飛鳥撞擊，左右兩個引擎均停止運行，機長薩利臨危不亂，駕駛飛機成功迫降在哈德遜河上，乘客與機組人員一百五十五人全部幸免於難。

同樣是九死一生的成功迫降，空難在《薩利機長》中更像是一個背景，電影的着力點在成功迫降之後機長所面對的媒體壓力與外界質疑，塑造的是個體形象，反思的是制

度問題。《中國機長》則完全不同，《中國機長》中的空中危機只是一個引子，由這個引子牽出了由涉及中國民航不同領域、不同工種許許多多人組成的一個整體：機組、乘務組、乘客、空中管制乃至解放軍空軍部隊，塑造的是一個整體形象。飛機上的人在奮力求生，地面上的人也在盡力清空航道，盡力提供每一分可能的援助。

看完電影，我相信你會回想起，影片前二十分鐘內所展現的，現實中令人厭煩的各種「重複」和「瑣碎」——比如飛行前的例行檢查、比如彷彿聽過一萬次的空姐安全須知——原來都是那麼的必要。這些規則的背後，其實是失誤、受傷、流血乃至生命。對於這些規則的重視，也是中國民航安全系數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

「敬畏規則，敬畏安全，敬畏生命。」這是電影《中國機長》中，劉傳健機長在帶領四川航空3U8633航班克服種種困難，成功降落之後的感慨。或許，這也正是《中國機長》與《薩利機長》最大的不同。

# 林間動靜

李夢



黛西  
札記

周末得閒，去南丫島小遊。晨早遊人稀少，又逢落雨，格外靜寂。在樹蔭遮罩的小徑散步，想到捷克作曲家德弗札克(Antonín Dvořák, 一八一四—一九〇四)為大提琴和樂團寫的那首《寂靜的森林》(Silent Woods)，纏綿綿長，正適合在這清幽林間靜賞。

我們大多熟悉這位捷克民族樂派代表音樂家的《新世界》交響曲以及那些自波西米亞風格中汲取靈感的弦樂四重奏，而這首由大提琴及管弦樂團合作的五分鐘小曲雖短，同樣值得細聽。儘管德弗札克自稱並不喜歡大提琴這種樂器，卻在一八九五年發表B小調大提琴協奏曲，亦是他的最後一部協奏曲。作曲家曾抱怨大提琴高音區和低音區的音色不夠漂亮，卻將這首三樂章大提琴曲目寫成難得佳作，百多年後

仍是一眾演奏者樂此不疲詮釋的經典，可見世事難料，緣分亦是再奇妙不過之事。

《寂靜的森林》完成於這首大提琴協奏曲之前數年，原本是鋼琴四手聯彈組曲《來自波西米亞的森林》中第五首，後經作曲家相繼改編為大提琴與鋼琴、大提琴與樂團合作的兩個版本，其中尤以大提琴與樂團合作的版本聽來情感豐盈，浸染思鄉之情。之所以用「思鄉」來形容此曲意蘊，因改編曲時，作曲家正身處異鄉，在成立不久的美國國家音樂學院擔任院長。在紐約異鄉的經歷，尤其是與美國黑人音樂家的交往以及對於傳統靈歌的探索，幫助德弗札克寫下享負盛名的第九交響曲《新世界》以及弦樂四重奏作品《美國》，同樣讓他有機會隔着時空回望故鄉點滴。

全曲時長不過五分鐘，卻起承轉合結

構完整，由大提琴獨奏引出開篇，旋律極富抒情性，獨奏樂器聲部與樂團唱和，弦樂聲部與長笛模擬山中泉流及鳥鳴，時而熱烈奔放，時而低徊纏綿、暗藏愁緒。獨奏大提琴彷彿獨行旅人，於林間遊走，眼見風景流轉，直至走離森林後，回望綠意深淺、霧氣氤氳神秘，別有一種悵惘寥落之意。

相較而言，貝多芬在第六交響曲《田園》中描摹的森林景致，則少了些落寞與懷想，添多幾分飽滿的激情與憧憬。該曲與貝多芬另一部偉大交響曲《英雄》創作於同時，卻表現出不同的情感基調：《英雄》華麗、莊嚴，旋律間瀰散雄壯的氣息；而《田園》精巧、柔美，筆觸間滿是溫情和愛意。創作《田園》時，貝多芬曾住在維也納城郊小城海利根斯塔德，那裏有



加拿大畫家Emily Carr畫作《森林深處》作者供圖

山有水，安然愜意。日日在林間小徑散步，給予作曲家不少創作靈感，他曾經說：「靈感是不請自來的，在室外、在森林、在散步、在靜夜、在心情愉快時，我可以輕易抓住這些靈感。」

作曲家甚至少見地為這部交響曲的不

同章節列明副題，從第一樂章的「來到鄉間的愉快心情」，到第二、三樂章的「溪畔景色」和「村民的快樂聚會」，再到「暴風雨」之後以「牧歌，風雨過後的喜悅和感激之心」為題的最末樂章，聽者宛若跟隨作曲家行走山水之間，眼見陰晴光暗不同風景，最終抵達牧歌般的開闊與自在。大雨過，陰雲消散，陽光普照，眼前一片歡愉。《田園》雖說與《英雄》在表意方法上迥然不同，卻都直陳作曲家昂揚積極心境，是面對困境及曲折、仍要「扼住命運咽喉」的無畏與勇氣。

林間漫步，有人思鄉慨嘆，有人跋涉不息、終因遇見叢林之外的新天地而激動不已。四時風景，陰晴雲雨，相似的山林風光呈現多變景象，作曲家落筆時不單摹景，亦表意抒情，坦陳心事。山水與林木之間的熱鬧或安寧，澎湃或含蓄，不止是引人流連的自然美景，同樣映照作曲家與百多年後賞樂你我的點滴心事。